

資治通鑑

續編

宋

紀

卷一百十三

至一百二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湖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以所錄元豐元祐吏部法來上集

宋紀一百十三

起昭陽赤奮若十月盡閏逢攝提格六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三年

金天會十一年

冬十月壬午朔詔曰昨者出自朕意分遣使人授以手歷澄清擬與其子駕部員外郎興祖偕相

繼而去皆非有失使指慮四遠不知其由妄意揣摩將已行之事苟簡滅裂顯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無

疑慮動輒畏縮甚失臨遣之意三省可速行下諸路所陳利害令監司郡縣遵以所錄元豐元祐吏部法來上中

明臺未遑恐郡邑觀望故有是詔 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洪擬罷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以殿

中侍御史常同論其阿附王黼在銓曹專任胥吏故也先是帝以地震求言擬與其子駕部員外郎興祖偕上封

事論朝廷紀綱不正語侵在位者繇是父子繼罷 癸未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

江以來官司文籍散佚無所稽攷議者以爲銓法最爲急務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祐吏部法來上洪擬

等乃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至是成書 戊子尚書工部侍郎李擢試禮部尚書權刑部侍郎蘇遲權工

部侍郎 庚寅吳玠加檢校少保以總兵累年捍禦有功也 甲午大理國請入貢且賣馬帝諭大臣曰令賣馬

可也進奉可勿許安可利其虛名而勞民乎朱勝非曰異時廣西奏大理入貢事可爲鑒帝曰遐方異域何由得

實彼云進奉實利賈販第令帥臣邊將償其馬直當價則馬當繼至庶可增諸將騎兵不爲無益也 尚書吏部

員外郎劉大中宣諭江南路還以舉刺官吏申明利害平反獄訟科撥財賦爲八冊來上大中出使僅一歲所按

吏二十人薦士十六人 己亥僞齊陷鄧州以其將齊安上知州事 辛丑南丹蠻犯觀州初南丹州刺史莫公

晟政和間獻地于朝以爲廣西兵馬鈐轄既而逃歸會武節郎黃昉知觀州遣兵略其部族公晟怒聚衆數百人

以是夜圍觀州焚寶積監廣西經略使劉彥適調融州土丁將兵往救之公晟已去昉坐免所居官 癸卯詔自

紹興元年正月朔以前因羣寇殘破占據去處乘時作過之人限旨到日將已受詞訴絕結毋得枝蔓日後毋得

受理時言者以爲自軍興以來邨民往往乘勢剽劫其罪大而攷驗明白者固已就戮然牽聯黨與蔓及平人或

挾仇規利轉相告訴人情不安故有是命 襄鄧隨郢等州鎮撫使李橫棄襄陽奔荆南時僞齊將李成旣得鄧

州而劉豫之衆有歸襄陽者橫以爲寇至且軍食不繼隨引兵遁成入襄陽知隨州李道聞之亦棄城去豫以其

將王嵩知隨州橫之去襄陽也欲依解潛以俟命其參謀官直龍圖閣趙去疾屬官右宣教郎閻大鈞勸使歸朝

待罪橫曰我有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謂我爲賊萬一諸郡不見納奈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已

而湖北安撫使劉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二人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決而趙鼎已遣糧舟

至其衆遂安時權商號鎮撫使董先蔡州信陽軍鎮撫使牛皋先已渡江至洪州鼎復以銀數千兩犒橫之衆且

檄知黃州鮑貽遜迎勞于境上橫大喜以所部如洪州 荆潭制置使王瓌率水軍至鼎口與賊遇賊乘舟船高

數丈以堅木二尺餘剡其兩端與矢石俱下謂之木老鷗官軍乘湖海船低小用短兵接戰不利瓌爲流矢及木

老鷗所中退保橋口留統制官崔增吳全當下流親將神武全軍萬餘人陸行趨鼎州 僞齊引兵犯郢州守將

李簡棄城去劉豫以荆超僞知郢州超班直也豫才而用之 丙午左承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王公彥進秩二

等以元符上書入籍故也自是黨人見在者皆還官 戊申詔今後省試並赴行在自諸路置類省試行之纔二

大老端
王煥
大馬車官
室而書
半滿此
言却
部下加舊
長衣之上
部有嫌

舉議者以爲姦弊百端且言本朝省試必於大曹尚書翰林學士中擇知舉諸行侍郎給事中擇同知舉卿監爲參詳官館職學官爲點檢官又以御史監視故能至公至當厭服士心今盜賊屏息道路已通若以此試復還禮部不過括諸漕司所費輸之行在則必裕然有餘矣詔檢正累降指揮申嚴行在於是遂罷諸路類試 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太府司農寺軍器將作監各復置丞一員太府大理左斷刑右置獄各復增丞一員 是月僞齊將王彥先自亳州引兵至北壽春揚兵淮上有南渡意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統制官酈瓊以所部駐無爲軍爲濠廬聲援賊乃還 十一月丙辰執政進呈修運河畫一帝曰有欲以五軍不堪出戰士卒充此役者固不可又有言調民而役之者滋不可惟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屬爲宜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朱勝非曰開河似非急務而饋餉艱難故不得已然時方盛寒役者良苦臨流居民悉當遷避至於畚揭所經泥沙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民及富家以僦屋取貲者皆非所便恐議者或以爲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焉 己未詔王瓌所部帥司并諸州軍並權聽瓌節制以瓌言湖南北安撫使折彥質劉洪道不肯濟師也彥質聞命上疏言靖康中任河東宣撫使副瓌係臣部下兵官兼曾體量行遣嫌怨灼然若使平時部屬偏裨一旦加乎其上緩急聽其憑凌竊恐有虧國體詔彥質與瓌同心討賊如托故避事致有疏虞當議重行寬責 庚申罷楚州吳城縣爲鎮縣自兵火後居民纔八十餘家故廢之 禮部員外郎虞邊請銓試初出官人以經義詩賦時義斷案律義爲五場就試人十分取七榜首循一資從之 癸亥詔諸路上供錢物令戶部歲終舉劾稽違侵隱去處 武德大夫高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荆潭制置司水軍統制吳全與湖寇遇于陽武口死之時荆潭制置使王瓌將水軍以前二日至下芷江口翼日知鼎

州程昌禹亦至共議取周倫寨又翼日增全至陽武口遇賊軍船皆寂然無聲呼之不應增等以為空舟也令湖

海船倚梯而上賊兵奄出官軍遂敗死者不知其數增與全皆死時統制官任士安以萬人屯赤沙湖阻水不能

救賊收其弓矢甲冑欲西襲官軍璣遂并將增兵後贈增一階加果州防禦使贈全二階加忠州防禦使錄其子

甲子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還詔肖胄等速赴行在自帝即位遣人入金

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都元帥宗翰始遣安州團練使李永壽職方郎中王翊等九人與肖胄偕來丙寅金以

伊蘭舊作移路饑賑之甲戌詔復司馬光十科舉士之制令文武侍從官歲各舉三人戊寅荆潭制置使王

璣以兩遇賊皆敗二將俱死鬱鬱無慘會得江北警報欲移師鄂州防江程昌禹曰江北實無事乃李橫自棄襄

陽鄂州孤城亦冀公速來少安爾今二橋已就事功垂成大軍一還難以復合願公少留共破三寨若鄂州有警

疾馳尚可及也璣不聽是日璣引大軍還鄂州留統制官王渥趙興及湖南將馬準步諒四軍權聽昌禹節制於

是昌禹移屯上芷決賊隄四百丈十二月壬午武翼大夫吉州刺史統制鼎州軍馬杜湛為湖北路兵馬副都

監修武郎閤門祇候添差統制軍馬彭筠充東南第八將筠本與劉超合有進士高輔者為張用所略後輔入筠

軍中與進士路居正勸筠立功歸朝廷時超據澧州程昌禹遣兵擊之不勝輔等令筠以藥紙為書陳破賊計密

遣安鄉縣稅劉汝舟持詣湖西乞掩殺超昌禹亦遣使臣齎蠟書報之超為筠所襲敗走筠以所部詣昌禹降昌

禹有戰士鄉兵合九千餘人用湛為總帥至是昌禹奏湛屢立奇功筠臨敵宣力故皆擢之既而錄輔之勞亦以

為連州文學癸未金賑哈蘭舊作曷路饑壬辰右迪功郎新監廣州寶口場鹽稅吳仲再上書請伐劉豫且

言今兵權所付不過二三人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之徒可憂其有戰勝而驕則武安君之禍可戒又言古人師

克在和今陛下將士雖衆孰講廉蔭之歡則將帥之賢愚不卜而可知也今之主將無非營私背公蠹國害民之徒廣回易擅權酷所至州郡則恣無厭之求民力爲之耗滅廣收無用之兵以益請糧之數則財賦之得失不卜而可知也今國家所賴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南之士又況諸軍無非潰亡之徒子女既足金帛亦豐邊境暫寧則偷安以干廩食至於臨敵豈不潰亡此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今重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淮右萬一敵人掠我淮甸對壘江旁縱未南渡兩軍相持積以歲月必有存亡夫金人雖強實不足慮劉豫雖微其禍可憂臣以爲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金人反覆陛下知之詳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是并吞之謀已兆而危亡之禍將及豈可不爲之計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厚有需求臣願陛下陽許陰違俟其還報乘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也 癸巳詔修蓋殿宇迎奉祖宗神御赴行在 甲午詔李橫翟瑋董先李道牛皐並聽岳飛節制以圖後效仍令橫等卽江州屯駐初橫之在襄陽也岳飛遣統領官張憲招之不從及橫自黃州渡江飛責橫不相從之意橫引罪而已於是道皐已在江州飛皆用爲統制就將其軍惟橫等留南昌如故 己亥詔自今冬祀夏祭祈穀雪祀正配位並用犢從太常請也自巡幸以來常祀天地以少牢至是輔臣請復太牢以祭事既行博士王普言故事惟大享明堂用太牢乃止用犢 丙午金使李永壽王翊至行在永壽等偃甚右文殿修撰都督府參議官王倫假吏部侍郎卽館中與之計事倫爲翊道雲中舊故翊漫不爲禮少頃詔賜永壽等衾褥傳旨勿拜倫曰上嘉公輩遠來特命倫相勞此殊恩也宜拜以謝永壽始拜 丁未直龍圖閣知鼎州程昌寓以掩擊王善劉超之功陞集英殿修撰時王瓌已去昌寓亦將所部還鼎州 戊申初江西統制官傅樞赴行在而所部在虔州制置使岳飛移其軍住江州屯駐樞與飛故有隙其弟統領軍機與飛軍統領官王貴亦不平機軍騎

此處教化
人懷教未
已彼處又
不拉多主
仍在

赴洪州軍行至長步其右軍部將元通率其徒千餘人遁去進犯英州掠范瓊女而去又圍南雄州事聞詔本路帥司招捕趙鼎奏戮機詔貸死送飛軍前自效既而通受廣東經略使季陵招安己酉金使季永壽王翊入見宰執分立御榻左右工部尙書胡松年假吏部侍郎王倫立于東朶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帶御器械劉光烈韓世良立于殿西壁俊等皆裹巾戎服佩劍永壽等先進書于殿下見畢陞殿傳語館伴使副趙子晝楊應誠同上國書匣乃朝廷自造幣帛亦預蓄以待之永壽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西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既退命客省官賜酒食于殿門外辭亦如之其從者七人亦許至殿門賜翊金帛皆如永壽之數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從容語戒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是歲金元帥右都監宗弼引軍攻和尚原拔之時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同在闕中乃命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州以利路制置使兼本司都統制吳玠主之屯仙人關自金房至巴達以鎮撫使兼本司參議同都統制王彥主之屯達州自文龍至威茂以降授武略大夫知綿州兼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劉錡主之屯巴西自洮岷至階成以熙河路馬步軍總管統制熙秦軍馬關師古主之屯武都先是金人決意入蜀遂攻和尚原統制吳玠以無糧不能守拔寨棄去

紹興四年

金天會十一年

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

乙卯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爲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

中孫近副之時議和不定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右文殿修撰王倫作書於金都元帥宗翰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木棉虔布龍鳳茶遺之 戊午知鼎州程昌寓遣統制官杜湛與荆湖制置使王玘

程昌

楊太

匪始

王煥乃

王煥乃

王煥乃

王煥乃

王煥乃

王煥乃

王煥乃

王煥乃

王煥乃

王煥乃

王煥乃

所留統制官王渥等共引兵擊楊太己未破其皮寨獲其舟三十艘湖中小寇始懼先是金以韓企先爲尙書

左丞相召至上京金主見之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議定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

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焉甲子以改定制宣示中外丙寅金主如東京是日金李永壽王翊辭行賜

鞍馬器幣及其屬銀帛有差翊日永壽發臨安詔通問使章誼等偕行自張浚召還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

似盧法原人望素輕頗不爲都統制吳玠所憚帝聞之己巳賜三人璽書略曰羊祜雖居大府必任王濬以專征

伐之圖李愬雖立殊勳必禮裴度以正尊卑之分傳聞敵境尙列屯兵宜益務於和衷用力除於外患時玠爲檢

校少保位遇寢隆故有是詔癸酉輔臣進呈張浚奏四川自七月以來霖雨地震蓋名山大川久闕降香乞製

祝文付下帝曰霖雨地震之災豈非重兵久在蜀調發供饋椎膚剝體民怨所致當修德撫民以應之又何禱乎

浚漕河以漕運不通故也詔役兵得遺物者以十分之四給之河中遺骸聽僧徒收瘞數滿二百給度牒一道

統用二浙廂軍四千餘人月餘而畢乙亥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胡世將試尙書禮部祕書少監劉岑權刑部

侍郎兼吏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鄭滋改權刑部侍郎降通山縣爲鎮丁丑召江西制置大使趙鼎赴行在

將以代席益也鼎守洪都踰再歲戢更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戊寅臨安府火是月秦州觀察使熙河蘭

廓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叛降僞齊時師古自武都率選鋒軍統制李進前軍統制戴鉞求糧於僞地襲大潭縣

掩骨谷城叛將慕容洧拔寨遁去師古深入至石要嶺遇敵兵與戰大敗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慙懼單騎降於豫

自此失洮岷之地但餘階成而已二月辛巳朔張浚至潭州時鼎寇楊太旣爲官軍所敗其黨漸散賊防之甚

嚴隣居失覺者其罪死間有得達官地保甲又利其財而殺之知鼎州程昌寓乃募人能降者與獲級同故降者

史梅史吏
劉大中等
各出邑

稍衆浚至遂留左朝散郎權樞密院計議官馮楫爲荆湖撫諭俾同安撫使折彥質措置招安會岳州進士王朝
倚在賊寨脫歸自言知賊虛實詔赴都堂審問後數日有旨令王玘與彥質招安然賊方恃水出沒其所據北達
公安西及鼎澧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之界春夏耕耘秋冬攻掠跳梁自如未有降意也 乙酉簽書樞密院事徐
俯兼權參知政事 軍賊檀成犯長楊縣荆南鎮撫使解潛遣統領官秉義郎閤門祇候胡免捕斬之成本澧州
官軍後從雷進於慈利縣忠翊郎澧州沿邊都巡檢使雍從善嘗與成戰成執而磔之至是就戮時羣盜田政自
襄陽引兵破夷陵潛命峽州統制策應夔路軍馬王恪往擊之斬其首政宜城人也後贈從善三官錄其家一人
戊子監察御史明臺宣諭嶺南還臺出使一年三閱月所按吏二十有七人薦士朱敦儒等二十人凡五使所
按吏總七十有九人薦士五十有七人而劉大中中所劾多大吏臺朱異所舉多聞人又薛徽言銳於有爲而臺大
中數言公私利弊惟胡蒙奉承大臣風旨 壬辰工部尙書兼侍讀兼權吏部尙書胡松年試吏部尙書 乙未
詔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赴行在本府統制官姚端李捧王進並以所部偕還惟張雲屯平江
李貴屯建康如故 丙申試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與義移試禮部侍郎胡世將權刑部侍郎劉
岑移吏部與義以兼直院故免劇曹 辛丑金左都監宗弼自寶雞侵仙人關先是金旣得和尚原利州路制置
使吳玠度金人必深入乃預治壘於關側號殺金坪嚴兵以待玠弟秦鳳副都總管璘在階州移書言殺金坪之
地去原尙遠前陳散漫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宗弼果與其陝西經略使完顏杲齊四川招撫
使劉夔率十萬騎並進攻鐵山鑿崖開道趣仙人關旣至據高嶺爲壁循東嶺東下直攻南軍玠自以萬人當其
前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轉運凡七行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爲宗弼所襲破其寨南軍累敗玠斬震以

初史書
辛炳司
効張浚
侯國公
為張浚
之黨非
蓋張浚
較張浚
日御史
効李綱
之時則
有田果
之報焉
汝若自

御金人復攻之丙午知樞密院事張浚至行在初浚行至嚴州之新城復上疏引咎求罷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浚五年在外誤國非一用李允文王以寧傳勇諸人為荆湖害以曲端趙哲之良將皆不得其死以至擅造度牒鑄印記賜赦減降出給封贈磨勘綾紙之類皆有不臣之迹及被召盡掠公私之財選精兵自衛出蜀雖膏斧鉞不足以謝宗廟若蚤正典刑示天下不復用則陝右之地不勞師而自復矣侍御史辛炳素憾浚亦論浚誤國犯分富平之役趙哲轉戰用命勢力不敵而潰浚乃誅哲致其徒怨叛又信王庶一言殺曲端於獄中端之部曲又皆叛去其後日夜攻打川口公行文檄求端於浚者是也和尙原之戰萬年之功為多浚乃抑之萬年怨憤叛去與哲端潰卒力窺川口金人特因之耳又用趙開營財利行榷茶鹽及隔槽酒法苛細特甚內結人怨西蜀之亡者幸也凡朝廷所除監司郡守至輒不許上必已所命乃得赴張深以老乞退則令五日一赴宣司治事此例安出哉甚者擅肆赦宥一歲凡再自古便宜未有如是之專者也湖南北非浚地分乃遣李允文王以寧假以便宜肆行生殺遂亂兩路敗事而歸不自知罪猶移文令葺治府第浚謂朝廷之權為己家物乎既被召盡刷四川之財以行尙敢託言那撥隨軍錢物應副解潛程昌寓欲以要功不知錢何所從出哉沿路剗下荆峽諸州計置箭簪各數百萬又言如難計置卽具因依回報是徒欲求進不恤民力之困也浚聞罷之始則遷延不行中則疑而有請欲俟至潭州道路無虞而後造朝近又奏乞至衢州留數日修治器甲今聞政府虛位則至衢州一日而行星夜兼程不復留滯何前緩而後急疏入不報前一日炳以急速請對論浚為黃潛善所知自興元曹官一二年間引為侍從及金人有窺江南意乃避禍遠去引一時小人如劉子羽程唐輩誅求聚斂四川騷然陛下初許浚便宜黜陟蓋以軍事在遠不欲從中制也浚輒立招賢館有視龍圖閣之命以孺人封號封參議官之妾

其功罪

李綱如

如心之

如心之

如心之

如心之

如心之

如心之

如心之

如心之

如心之

如心之

如心之

如心之

如心之

陛下常遣中使撫問浚乃與之加秩勞其遠來其狂悖甚矣陛下遣郎官持節召之浚乃偃蹇遷延既到鼎澧間

擅差撫諭官騷擾州縣所爲一至於此望賜罷黜明正典刑以爲人臣跋扈之戒浚至行在詔浚隨行軍馬盡付

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逐行錢物隸內藏爲封樁激賞庫浚既見遂赴樞密院治事三月辛亥朔川陝宣撫使

都統制吳玠敗金人於仙人關初金右都監宗弼連戰未決玠遙與宗弼相見宗弼遣人謂曰趙氏已衰不可扶

持公來當擇善地百里而王之玠謝曰已事趙氏不敢有貳金人遣生兵萬餘擊玠營之左玠分兵擊却之敵怒

擁衆乘城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槍手深入統制官吳玠以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金人分爲二

陳宗弼陳於東將軍韓常陳於西南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以守玠曰方交而

退是不戰而却也吾度此敵走不久矣政亦言於玠曰此地爲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捨此而攻

關玠從之金人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鐵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玠督士死戰矢下如雨金兵死者復踐而登完顏杲

駐馬四視久之曰吾得之矣翼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領官隴干姚仲登樓死戰樓已歛仲以帛爲繩

曳使復正金人以火焚樓柱仲取酒滅之玠又遣政與統領官田晟以銳兵持強力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

大震鼓隨之王子夜壘中大出兵遣右軍統領王慶及王武等諸將分紫白旗入金營金兵驚潰將軍韓常射損

左目敵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彥割橫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浚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

是舉也金人決意入蜀自完顏杲已下皆盡室以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圖蜀矣

金人之始入也玠檄召金房鎮撫使王彥熙河路總管關師古來援師古已叛彥亦不至獨綿威茂石泉軍安撫使劉錡以所部會之玠聞師古叛并其軍麾下厚資給焉由是玠軍益以精強戊午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制

破金升

人弟

效也

張浚罷

幸帝之

勳沒不已

正如後勳

綱之時而

功罪有不

同耳

美斯其乃

武人之儒

者

置大使趙鼎參知政事時鼎已召未至 壬戌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自鎮江至行在 癸亥

侍御史辛炳試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唐煇試左諫議大夫 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學士院陳與義言明堂之禮有

漢武汾上之制紹興元年實已行之若再舉而行適宜于今事無戾于古典太常丞詹公薦博士劉登亦言古人

巡幸自非封禪告成未有行郊祀者今歲若且祀明堂實得權時之義但紹興元年终設天地祖宗四位不曾設

皇祐百神議者疑郊與明堂當間舉帝乃命有司條具明堂典禮以聞 乙丑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知樞密

院事張浚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辛炳常同論浚不已帝未聽二人因錄所上

四章申浚懼即移疾待罪且以呂頤浩在相位時書進呈帝乃釋然炳又言前此人臣未有如浚之跋扈僭擬

專恣誤國欺君慢上者浚兼有眾惡望早賜竄黜同亦論奏如炳言故浚遂罷未幾謫福州居住 癸酉龍圖閣

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二百卷詔送史館 夏四月庚辰朔制授吳玠定國軍節度使

州陝宣撫副使玠因除宣副遂移鎮加恩帝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筆曰朕恨阻遠不得拊卿之背也玠素

不為威儀既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

外豈不上貢朝廷委任之意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為宣撫

恐軍民之間有冤抑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耳幕客乃服 癸未寶文閣直學士宣撫處置使參議官劉

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寶文閣學士宣撫處置使參議官程唐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

丙戌吳玠與金人戰敗之遂復鳳秦隴州 戊子神武左副軍統制李橫以襄陽失守于國門待罪詔放罪橫與

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牛皐商虢州鎮撫使董先自南昌隨趙鼎赴行在詔以其軍萬五千人屬神武右軍都統

實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三 宋紀 高宗皇帝 六

小無罪

安府

庚子詔

江東宣撫使

劉光世

遣兵巡邊

初襄陽既爲僞齊將李成所據

川陝路絕

湖湘之民亦不莫居朱

勝非言

襄陽上流襟帶吳蜀

我若得之進則可以感賊退則可以保境

今陷于寇所當先取

帝曰今便可議就委

岳飛何如

參知政事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

鼎因奏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萬人屯泗上爲疑兵

令光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

制張俊早見帝因陳劉豫必滅之理中原可復之計乃命早復往江州聽岳飛節制 庚寅置孳生牧馬監于臨

安府 庚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邊初襄陽既爲僞齊將李成所據川陝路絕湖湘之民亦不莫居朱

勝非言襄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進則可以感賊退則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當先取帝曰今便可議就委

岳飛何如參知政事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鼎因奏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萬人屯泗上爲疑兵令光

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 癸卯諫議大夫唐輝言伏見川陝宣撫司捷奏再至謂敵兵盡去臣竊思金

人之來擁衆十餘萬是欲必得四川然則方遣使議和而進兵攻取此其素謀久矣李成之在襄陽蓋與川陝之

師相表裏今不得志於川陝必與李成合兵或侵荆南或窺淮甸必不肯一戰遂已望申敕諸帥整軍旅遠斥堠

備禦加嚴則爲盡善廟堂于上流及淮甸宜講求所以戰守之策尤不可緩乃命三省樞密院講求戰守之策仍

劉沿江諸帥嚴加備禦 丁未以忠銳第一將隸神武軍初崔增從荆南制置使王玘討楊么遇賊戰死玘因請

其軍自隸許之 是月金主至自東京 五月辛亥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乞存舊行宮以爲便殿許之 御

史中丞辛炳言竊見祖宗朝宰相執政員數稍多每有所施設必都堂聚議參訂可否而行之故仁宗皇帝時雖

有西夏元昊之叛而晏然若無事者以韓琦范仲淹輩同心協濟也臣得諸搢紳之間咸謂頃者駐蹕會稽猶聞

大臣每日會議至三至四自呂頤浩再相專權自私會食外往往各於閣子押文字雖軍旅之事差除之屬亦有

不同相關決者陛下遭時多艱四方未靖一日二日萬幾盡以付之二三大臣間有橫議害政者不旋踵而遂去

之政欲廟堂之上同寅協恭可否相濟以贊中興之業也願詔大臣上體宵旰之意每一號令之出一政事之施

人材之進退賞罰之勸懲凡有涉於利害者必商確參訂審得其當然後言于陛下而行之盡復昔時會議故事

度千技

人材之進退賞罰之勸懲凡有涉於利害者必商確參訂審得其當然後言于陛下而行之盡復昔時會議故事

百歲以上

少有斯人

卓見是乃

乙平一嘆

辛煥其

飯見其

公收後

鄭州秋亭

不犯

孫世忠

劉光世

不

明堂大

皇帝

其十

宋紀

以踵前古都俞之風僉論既諧宜無乖謬茲事體大惟陛下留意壬子詔劉與三省樞院川陝宣撫司奏敵兵

自鳳翔退走詔劉與沿江諸帥神武諸軍仍出榜曉諭甲寅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郢州初飛既出師詔淮西宣

撫使劉光世發精兵萬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萬等自鄂渚趨襄陽右僕射朱勝非許迄事建節且命戶部員

外郎沈昭遠往總軍餉參知政事趙鼎請帝親筆詔監司帥守餉飛軍無闕飛將發命軍士毋得殘民禾稼皆秋

毫不敢犯遂引兵攻襄陽軍聲大振乙卯詔荆浙江湖通接邊報州軍並置撥鋪每二十里為一鋪增遞卒五

人日增給食錢月一更替文書稽違如傳送金字牌法抵罪提舉官常切檢點辛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

軍統兵官武功大夫貴州刺史劉光弼乞陞差帝謂輔臣曰光弼必光世之家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世忠與光

世交惡不已至是世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二臣蒙陛下厚恩若不協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

望分是非正典刑以振紀綱帝以章示二人他日帶御器械劉光烈召帶御器械韓世良食世良拒之世忠見帝

因及其事帝曰世良等內諸司耳設有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賈復寇恂以私憤幾欲交

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請罪曰敢不奉

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帝以其語諭輔臣然二人卒不解於是光弼更領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黔州仍舊

從軍甲子參知政事孟庚兼樞密院事甲戌國子監丞王普上明堂典禮未正者十二事其二先薦牛後

羊豕其三尊疊之數其四升祠祭法酒於內法酒之上其六禮官冕服舊自七旒以下凡三等今增為四等其七

皇帝未後詣齋室非三日齋之義請改用質明其八行事官致祭勿給酒其九以侍中中書令等侍立待閣門官

其十設席升煙奠胙勿以散吏其十一樂曲先製譜後撰詞非是請倚詞製譜其十二皇帝還位當歌大呂以易

宋紀高宗皇帝

黃鍾皆從之其一請以玉簪易陶匏其五言三禮圖祭器制度不合古請用政和新禮改造皆未克行也詔神

武右軍選精銳軍馬三千人戍虔州專一措置虔吉一帶盜賊權聽江西帥司節制先是岳飛出師已破賊首鍾

十四等十餘寨至是其徒周十隆等出沒未已遂命將官趙祥李昇以所部往討之是月江南西路舒蘄黃復

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引兵復襄陽府初偽齊將李成聞郢州失守乃棄襄陽去飛進軍據守遂復唐州

六月乙未給事中胡交修試尚書刑部侍郎太白晝見經天戊戌詔神武軍神武副軍統制統領官並隸

樞密院辛丑詔祖宗正史實錄寶訓會要令史館各抄二本一進入一付祕閣丙午帝謂執政曰岳飛已復

襄郢尼瑪哈聞之必怒況今正是六月七旬便可講究防秋儼敵人尙敢南來朕當親帥諸軍迎敵若復遠避爲

泛海計何以立國耶權尙書吏部侍郎劉岑改戶部是月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隨州初飛令前軍統制張憲

引兵攻隨州月餘不能下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兼統置司中軍統制牛皐請行乃裹三日糧往衆皆笑之糧未盡

而城拔生執其知州王嵩送襄陽府磔於市飛之復襄郢也選鋒軍統制董先頗有功先皐皆久在京西故飛以

爲將熒惑犯南斗是夏金都元帥宗翰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左副元帥宗輔自燕山之望國崖左

監軍昌自祁州之麻田大嶺避暑宗翰希尹尋入見金主右都監宗弼自鳳翔還燕山府率宗輔往會之遷西京

樞密院於歸化州先是劉豫移書於金元帥府曰徐文一行久在海中盡知江南利害文言宋主在杭州其候潮

門外錢塘江內有船二百宋主初走入海時於此上船過錢塘江別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迤邐前去爲昌

國縣其縣在海中宋人聚船積糧之所今大軍可先往昌國攻取船糧還趨明州城下奪取宋主御船直抵錢塘

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風勢順五日夜可抵昌國或風勢稍緩十日或半月即可至矣至是諸將會議宗翰堅執

為人言

金帛即

係而征之

行止先

或者言中

軍人不

別未易以

事官與人

之譽往

取慈愛

以世之

官不以大

我者不可

在後

以為可伐宗弼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恐無成功宗翰曰都監務偷安爾宗輔亦謂豫所言不可行後遂如宗弼言

卷第一百十四

宋紀一百十四 起開禧歲格七月
盡十二月凡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四年 金天會
十二年秋七月戊申朔吏部尚書兼侍講胡松年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徽猷閣待制知臨

安府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 己酉龍圖閣學士知鎮江府沈與求復為吏部尚書 建昌軍亂

殺知軍事左朝請郎劉滂建昌兵素驕邀取無藝滂以法裁之及是市肆聚博羣卒掠取不從遂毀撤其肆毆傷

其人滂杖而責償之眾憤兵馬監押沈敦智以俸緡代償且以言激眾軍士修達饒青等相與作亂殺滂及其家

通判軍事張械判官趙不停皆死賊遂脅寓居左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張義叔權軍事盡刺彊壯為兵欲縱

掠傍郡義叔諭止之乃嬰城自守滂東陽人嘗為太常博士用近臣詹義汪藻李公彥薦守建昌軍及是遇害

癸丑水賊楊欽攻鼎州杜木寨破之時折彥質自湖南報制置使王玘以為賊三不可招玘乃遣兵踐其禾稼賊

乘大水攻寨破之中訓郎鼎州遊奕將許釜為所殺官軍死者不可勝數賊愈增氣 乙卯祠部員外郎范同言

師克在和抵剛果豪健之士以氣相高始由小嫌寢成大釁然古之賢將急公家棄私讐捨怨忘憤終成令名

者蓋不乏人陛下拔用才傑禮遇勳賢備極榮寵固將憑藉忠力掃除腥穢一清寰宇恢復祖宗之業而道途竊

議以為將帥忘輯睦之義記纖介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軋已或恃勳勞而排抑新進審如是他日必有重貽聖

世忠友

張俊亦

公手

公手

公手

慮者欲望明示至意及其細微易於改圖使之視春秋諸卿以爲戒追漢唐名將而踵其跡豈惟社稷是賴而勳名寵位尤享始終亦陛下保全之德也詔劉與諸將帥先是劉光世韓世忠久不叶而岳飛自列校拔起頗爲世忠與張俊所忌故同及之甲子江西安復等州制置使岳飛復鄧州時李成既遁去與金齊合兵屯鄧州之西北飛遣統制官王貴出光化張憲出橫林前二日至城下成兵來戰統制官董先出奇要擊大敗之成黨高仲入城據守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飛移屯德安府丙寅神武右軍統領官趙詳等引兵入建昌軍執叛兵誅之先是朝廷命詳自虔州進兵而江西制置使胡世將亦遣左朝請大夫本司參議官侯懋中軍統領官邱贊與之會前一日懋等至城下權軍事左中大夫張義叔遣叛兵劉淨等就招攔日軍中脅從者六百餘人解甲出城其首謀猶不出懋等縱兵入城賊敗走追殺五百餘人時降者尙懷反側懋誅之既而義叔待罪於朝士民言其有撫定之勞乃詔放罪於是叛兵所掠金帛子女多爲懋所取而去辛未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給事中孫近使金國還入見初誼等至雲中與都元帥宗翰右監軍希尹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令亟還誼等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須得請乃令金吾衛上將軍蕭慶受書初誼等之行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宗翰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蓋欲畫疆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爲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乙亥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試刑部尙書給事中孫近試尙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執政進呈趙詳已平建昌叛兵帝曰官兵旣入城寧免玉石俱焚趙鼎進曰未必敢肆殺戮恐須劫掠耳帝愀然不悅曰斯民無辜遽遭此禍其令有司優恤之丁丑劉豫聞岳飛復襄陽遣使乞師於金主以求入寇金主以方遣韓肖胄章誼來聘未可起兵齊奉儀郎羅誘上南征議於豫豫大悅以誘爲行軍謀主是月豫調登萊沂密